将军百战铸威名

——记李人林将军

赵德顺



李人林将军

参加红军

李人林，1914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天门河畔黄土潭沙咀湾一户贫苦农民李树槐家中。他是李家五个子女中的老么。

当时，黄土潭河段被马姓族长马泰初霸占着。他禁止外姓人下河捕鱼，对本姓渔民也课以重税。贫苦农民失去生路，十分不满。以渔耕为生的李树槐与妻子吴先英代表民众据理与河霸抗争，深受群众拥戴。马泰初怀恨在心，于光天化日之下聚集一群恶棍将李家长子照苟打死，又逼其妻改嫁。李氏夫妇悲愤万分，赴县城鸣冤上诉，被官府拒之门外。李树槐积愤成疾，饮恨而亡。

1930 年，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天门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拉扯成人的吴先英，看到这是一支真正为人民作主的军队，欣喜万分，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中，被选为区妇协委员。她还主动送次子李人慧夫妇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送 17 岁的李人林到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当战士。

李人林受母亲的教育和影响，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战场上机智勇敢。入伍当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排长、连长、指导员等职。参加过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和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国民党关押。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李人林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1938 年，党组织派李人林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初 露 锋 芒

1939 年 5 月，李人林抗大毕业后调回鄂中工作，7 月调任豫鄂挺进支队第四团队团长。当时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对他交待：“你的任务是开辟天汉湖区，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样就可以与襄西、襄南相策应，形成一种包围态势，直接威逼武汉。”

8 月的一个晚上，天高气爽，月明星稀，李人林率部到天汉湖区执行战斗任务。刚到应城，接到天汉特委的一封紧急信，要他们暂缓执行原定计划，速渡襄河（汉水），到蔡甸去歼灭伪军九十二师。于是，战士们日夜兼程到达大沙咀，乘上地下党准备的 200 条木船，不到一小时工夫，就顺利地偷渡过了日寇严密封锁的襄河，如一把尖刀，直指汉阳。当他们到达汉阳高庙时，伪九

十二师也到达蔡甸近郊。

在高庙，汉阳工委书记肖利三带着他的五中队前来和四团队会合。当时，李人林正发虐疾，瘦弱的身躯，疲惫憔悴的神态，使肖利三竟不敢相信这就是团长。伪九十二师是一支刚组成的汉奸武装,有 2000 多人，师长熊光。距伪军驻地泰山寺两里外的蔡甸镇上住着 60 多个日本兵。伪九十二师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力不强，而且未修工事，更不知道新四军已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李人林分析了形势,对肖利三书记说道:“一两千乌合之众倒不必过虑，值得考虑的是那 60 多个日本兵。我们人数少、武器差，不可能分出兵力对付日军，为了防止日军的增援，只有对伪军进行出其不意地袭击,速战速决。”肖利三听了,大为佩服,称赞李人林“不愧是抗大毕业的干部，分析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

一天午夜，大地一片沉寂，部队急行军 30 里,直扑蔡甸泰山寺。伪军做梦也没想到新四军会从天而降，被堵在被窝里反抗不得。熊光这天正好呆在司令部，提着裤子跑出屋子就挨了一枪，被卫兵背着狼狈而逃。为避免日军和其他伪军的反扑，战士们背着缴获的长短枪，押着俘虏连夜撤离战场。

熊光挨了这当头一棒，躲进蔡甸不敢出来，剩下的千余伪军，提心吊胆地住在泰山寺，天天晚上打枪壮胆，闹得日军坐卧不安，大骂伪军混蛋。熊光咽不下这口气，他从汉阳刘家涌反动会道门头子丁文斗那里搬来 1000 多号称刀枪不入的“神兵”,住到伪军司令部旁边。有“神兵”壮胆，熊光又嚣张起来，变本加厉地残害群众，捕杀抗日家属，奸掳烧杀，无恶不作。群众愤恨不已，强烈要求再打熊光。李人林当机立断，决定再刹一刹熊光的嚣张气焰。

一个星斗满天的秋夜，李人林兵分三路：一路埋伏在蔡甸到泰山寺的必经之路上，准备阻击日军的增援；一路摸敌哨，实行

夜袭；大部分战士由李人林率领，策应夜袭队。夜袭的战士在距泰山寺半里路时被敌哨兵发现，战斗打响了。1000多个光着上身举着火把的“神兵”挥舞着大刀长矛冲了过来，一个个腰粗臂圆，脸上涂着猪血和锅烟灰，画着八卦符，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狰狞可怖。这些人会拳术，善格斗，野蛮凶狠，冲锋没有队形，乱蹦乱跳，嘴里还怪叫着“刀枪不入，观音老母保我神兵……”活像一群从地狱里跑出来的妖魔鬼怪。由于“神兵”来势凶猛，前卫队一时阻挡不住，一下子牺牲了20几个战士，中队长钱日新也被砍死了。“神兵”一时得意忘形，看见我方人少，更加气势汹汹，直冲到了李人林的指挥所跟前。李人林把披在身上的大衣抖落，拔出手枪，大喊：“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这时指挥所只有一个警卫排和一挺重机枪。李人林命令：“机枪猛烈开火，警卫排散开队形射击，一定要把‘神 兵’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说完，举起枪向越来越近的“神兵”射击。突然，一个“神兵”蹦到李人林身后，举起鬼头刀就向李人林劈去。在这危急关头，警卫员一边高喊“首长闪开”，一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去，一刀捅进了那个“神兵”的肚子里。“哇呀”一声嚎叫，那个“神兵”像块门板似的倒了下去。李人林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仍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反击，警卫排的步枪机枪喷吐出愤怒的弹雨，手榴弹雨点似地在敌阵中开花。躲在后面的伪军只好缴械投降。至此，伪九十二师2000多人彻底溃败。熊光丢了老本，星夜逃向汉阳城去了。

四团队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国民党汉阳县长郑恒武派代表送来鱼肉烟酒表示慰劳，还送来一面锦旗，上写“为民除害，劳苦功高”。汉阳、汉川的国民党武装主动向新四军靠拢，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这使日伪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开辟根据地

蔡甸一战，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在武汉周围树起了一面抗日的旗帜。但由于汉阳离武汉日军大本营太近，不容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此，上级又令李人林回渡汉水，去开辟天汉湖区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汉川县分水区区长岑鹏，是一个土生土长、熟识水性的惯匪，手下有 300 余人，打着“汉川游击支队”的旗帜，干着无恶不作的土匪勾当。他们常常驾船窜入一个个村子，大杀大抢，奸淫掳掠，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后，驾船跑得无影无踪。当地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为了迅速发展群众，打开局面，李人林决心打掉这只拦路虎。

一天，李人林吃罢晚饭，走上湖堤，迎面碰见了曾为新四军撑过船的一个老渔翁，向他打听岑鹏的行踪。老渔翁见四野并无他人，就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岑鹏的一个副官经常到杨业坡的一家烟馆鬼混，也许岑鹏就住在杨业坡附近的湖心村。李人林一听，几天来紧锁着的眉头松开了，他谢别老翁，赶回驻地。

半夜光景，四团队的战士们悄悄包围了湖心村。当敌哨发觉时，新四军已从四面八方涌进了村。刹那间，枪声响成一片，匪徒们从睡梦中惊醒，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负隅顽抗而毙命，有的想跳湖北窜而被俘。战斗结束后，却不见匪首岑鹏。李人林想：岑鹏熟识水性，很可能藏匿在水中，于是下命令：“严密搜索湖面，务必找到岑鹏。”

早上 8 点多钟，几个战士突然看到芦苇丛中有一个脑袋露出来，就一起大喊：“抓岑鹏！”那颗脑袋立即沉进水里去了。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一下子活捉了岑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鉴于岑鹏在湖区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天汉特委决定立刻在韩家集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岑鹏，镇压匪首。这样既能很快地发动群众，又能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雍文涛政委在会上公布了岑鹏的罪状，将岑鹏就地正法。顿时人心大快，称新四军是“大救星”。

这以后，湖区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李人林又进一步争取了国民党汉川县县长，收编了他们两个中队，刘家涌的一队伪军也弃暗投明，加入新四军。至 1939 年，李人林所率的四团队由 5 个中队扩展到 9 个中队，编为 3 个大队。由于我军不断壮大，湖区几股顽匪相继被歼灭，局面基本稳定了。于是，李人林便着手在湖区建立各级民主政权，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在此基础上，新四军的经济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当年冬天，战士们全都穿上了蓝士林布棉军装。

扎 根 襄 南

1943 年 2 月，日军攻陷襄南。襄河地委认为，日寇攻占襄南的目的在于占领洞庭湖西部地区，打通粤汉铁路，以挽救失败的结局，因此其主力不会在襄南滞留太久。我军挥师襄南，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使之不能首尾相顾。这既能策应正面战场作战，又能趁机收编国民党部队的溃散武装，争取伪军反正，发展我军力量，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报经边区党委和李先念师长批准后，派三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和四十五团政委戈平率第一营作为先遣队，从泅港和多宝湾两个伪军据点的接合处夜渡襄河，迅速挺进江陵县三湖地区，与江陵地下党会合。

初到襄南，李人林部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一，敌我力量悬殊。整个襄南地区除敌伪部队外，还有土匪和国民党溃散武装，总计

兵力约万余人，而我军只有一个营；其二，保甲被控制，难以利用；其三，日伪军天天“扫荡”，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将我军赶出襄南。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呢？李人林同戈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后，决定：以伪军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依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伪军反正；寻找、制造并充分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涣散其军心，争取伪军保持中立；对甘心事敌执迷不悟者则聚而歼之，以儆效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新四军的耐心说服教育，一些被日寇整编的原国民党武装投向新四军。江陵的阮辑伍拥有两三百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参加抗日，被任命为江陵抗日自卫团团长兼江陵县县长，从而建立了襄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原国民党第二游击队纵队团长李正乾带了特务团 800 余人起义，李人林即指定他到东荆河根据地去，他马上照办了。为了争取他们抗日，还从自己部队里挤出一点钱粮，并派战士四处向老百姓借钱借粮送给李正乾，同时也告诉他新四军的艰苦生活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的纪律。李正乾听了很感动，他说：“共产党非胜利不可！”不久，李正乾协助做熊口伪军司令金亦吾的支队司令朱炳坤的工作，将他也争取过来了。

对冥顽不化的汉奸，李人林则给予狠狠打击。原国民党第二战区挺进军第二游击纵队金亦吾部直属大队刘银国部，在日军西侵时追随金亦吾投敌，被整编后驻守在金河一带。李人林先写信给刘银国，劝其反正，遭到拒绝，后派人联系也被拒绝。于是李人林率部夜袭，将其打得四散逃窜。后来，在反“扫荡”战争中，新四军又歼灭了监利保安大队一部。新四军的军威，大大震慑了其他伪军，他们纷纷找先遣部队接洽，表示愿意改恶从善，暗中保持中立。同时，经过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和政治瓦解，靠近敌占区的大部分伪保长也愿意替新四军效劳。这样，新四军在襄南不仅站稳了脚跟，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6 月 7 日至 9 日，李人林率三军分区武装与十五旅四十四团进击熊口，围歼俘获伪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枝。接着熊口及附近的杨家场、马家场、吴家场、周家矶等地的敌伪据点也被拔除，新四军控制了潜江西部和南部。先遣队挺进襄南三个多月时间，就俘虏、瓦解、收编伪军和土匪 2000 多人。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曾接连报道这一战果，并受到了陈毅军长的赞扬。

新四军稍事休整后，即继续向洪湖中心区东进。7 月，在洪子口一带，以李人林为首组成了襄南中心县委，下设 6 个县，每县都拥有二三百人的县大队武装。在李人林的带领下粉碎了日寇“扫荡”，消灭了那一带的土匪，还兴修水利，实行减租减息，使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安居乐业。

大 败 日 寇

1945年 8 月，日军败局已定，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对日伪军的大反攻。8 月 16 日，五军分区决定通过围困吴刘新场据点的拒降伪军，诱天门城日军增援，以便聚而歼之。

吴刘新场是距天门城西北 10 公里的一个小镇，守敌是伪天门县保安大队潘典明中队，兵力百余人，配有机枪 3 挺，长短枪百余支。伪军在镇四周筑有土城，城外挖有壕沟，沟外遍布鹿砦，并在周围开阔地带构筑了四道防线。土城中心筑有四层的碉堡，四角处筑有暗堡，组成交叉火力。因此，守敌兵力虽然不多，但要消灭他们却并非容易的事。17 日,五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率四十四团和地方武装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当时 小雨纷飞,一营 3 个连分别从土城东、南、西三个方向发起佯攻，主力则在北面挖掘坑道，通过开阔地带，接近土城。入夜，小雨未停，李人林采纳群众的建议，决定以门板楼板为支架，用泥土和稻草筑一座高

台，以高制低。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一夜之间，土城西南耸立起一座“小山”，站在“山”顶，土城内的一切完全在我视野之下。这时群众又把粪水、辣椒粉倒入壕沟，污染敌人的水源。围困了两天，县城日军毫无增援的迹象，李人林决定迅速解决围城战斗。

19 日凌晨，四十四团 3 个营发动强攻。用密集的火力网封锁土城的外出通道，用高射机枪摧毁碉堡。没多久，城内许多伪军和潘典明的小老婆相继毙命，加之粮尽水竭，城内之敌惶恐不安。中午，李人林命令暂停进攻，发动政治攻势，中共天北工委书记潘选才向潘典明喊话敦促其务必于 20 日下午 5 时以前缴械投降。潘典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得于 20 日中午向新四军缴械。

天门县城日军起初怕中新四军围城打援之计，在增援途中遭袭击，所以一直要潘典明据险坚守，迟迟不出兵增援。 20 日中午，潘典明将新四军的最后通碟和自己的危急形势告知日军，日军才于下午 2 时向吴刘新场增援。新四军闻讯后除留少数部队看守俘虏外，其余主力迅速向南包抄敌人。走在前面的伪军见势不妙，丢开日军，退回老龙堤向县城溃逃。新四军当即兵分两路：一路围歼日军，一路追击逃敌。在黄岗岭，一营三连，三营七、八、九连同日军展开白刃战。到下午 5 时，日军死伤过半。残敌 30 余人向李家嘴方向逃窜，又遭到二营和天北游击队的阻击，日军退入一口干涸的堰塘负隅顽抗。到晚上 8 时，日军全被歼灭。

这次战斗是天门境内对日军的最后一仗，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毙敌 50 人，俘日军中队长小村及下属 5 人；毙伤伪军 100 余人，俘虏伪军 200 余人；缴获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一挺，长短枪 270 余枝。

威振江汉出奇兵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新四军五师奉中央指示从中原突围到鄂西北，建立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成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

鄂西北区党委是以中原突围时三路之中王树声率领的那一路为主组成的，共建 4 个地委和 4 个军分区，当时立足未稳，兵力单薄。而国民党的整编六十六师、七十五师、十师及十四师一部从东南两个方向向鄂西北和豫陕边地区（李先念突围之部）包围过来，整编七十二师也在平汉路两侧拉来拉去反复“清剿”，整编三师在南阳、浙川一线集结以待，平汉路以东和武汉周围则是周岩的第六绥靖区部队和桂系部队，共六、七个师蠢蠢欲动。这些部队之中整编三师和整编六十六师均为国民党军之主力加强师，美械装备，气焰嚣张。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克服被饿垮、被拖垮的困境，鄂西北区党委电请中原局和中央，抽出一部分兵力武装渡过襄河，返回大洪山和桐柏山地区活动。

9 月 2 日，鄂西北区党委接到中原局绝密电报，同意他们派一得力干部带一支队伍打回襄东，收容中原突围后滞留该地区的零散人员，以桐柏山、大洪山为中心，重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原局指名原江汉军区副政委、现鄂西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担此重任。

9 月 10日，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这一部署，并指出：“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

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

9 月 18 日，中原局再次电示鄂西北区党委：“派李人林率一个团东渡为恰当，望李快快执行。”部队番号叫作鄂豫边游击支队，李人林任司令员兼政委。

19 日，李人林即率由原江汉军区一团的 4 个连及团部、手枪队、警卫排抽调出来的 500 多人组成的一个团（团长钟春林、副团长郑怀远），从南漳县辛家坪向襄河沿线行动。

鄂西北敌我态势严峻。敌人对鄂西北、对整个中原局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新四军主力北上，自己得独挡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斗争，李人林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想，现在的形势与抗战时期是大不相同的，那时候是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残暴的侵略者，全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此，我军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内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对手是执政的国民党。他们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有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军队，有无处不在的警察、特务。而我游击队人数少，要拖住几十倍、上百倍于我军的国民党武装，固守某一地区无异于以卵击石。必须以变应变，采取大距离大跨度大跳跃的运动战方式，才能达到引诱敌人拖住敌人又不断摆脱敌人的目的。

指导思想明确了，行动起来就避免了盲目性。李人林把全体指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讲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面临的困难及对策，要求战士们向当年的红军学习，有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以两条腿拖住有 4 只轮子的敌人。

李人林和支队领导“一班人”展开地图，看来看去，找不出打回襄东的缝隙。各交通要道均由国民党正规部队扼守，其它地方依次是保安旅、保安团、保安队和镇乡公所武装守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避强击弱。”多数人这样主张。打了多年游击战，对这条原则大家早已谙熟于胸了。

“是要避强击弱。我们这次打回襄东，怕是要反复运用这个战术的。”李人林先首肯，接着又说，“不过我们在到达襄河之前，这条原则先不能用，明明遇到弱的也不能轻易动他。为什么呢？”李人林把他的想法摆了出来。他说：第一，过襄河的意图不能过早暴露；第二，保安队和镇乡公所那些地主武装在我军突围之后十分嚣张，我们只能暂时避开他们。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很长时间没有同我们遭遇，官兵麻痹松懈。因此，他们把守的交通要道看似严密，实则有隙可乘，我们这次过襄(阳)沙(市)公路要从敌七十五师的防地通过。只要过了襄沙公路，就算到了襄河了。

李人林在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很有点名气，无论多么困难的境况，他都能周旋，把强敌打跑，建起一个又一个敌后政权，敌人拿他毫无办法。有人给李人林概括了四个字：奇、巧、勇、定。善于出奇制胜，善于以巧取胜。而要奇要巧，关键时刻又须有大勇大定。定，即是处在危急时刻镇定自若，指挥若定。

支队领导“一班人”多是李人林的老部下，他们跟随李人林打了无数次体现奇与巧的漂亮仗，已经习惯了按李人林的计谋、策划行动，对他的分析判断没有异议。于是，部队便避开地主武装，钻山沟，翻峻岭，昼夜兼程。从房县出发，经保康、南漳、宜城，800 里路程绕道行程 1000 多里，不到 10 天时间便插到襄沙公路附近。过路地点选在宜城境内河、雷河之南，这里河汊纵横，处于宜城与荆门交界处，敌守备较弱，七十五师一个团驻守于孔家湾、胡集一线。

“我们就在这里过。”李人林作出决定。侦察参谋丁建阳察明了地形、敌情。入夜，手枪队长黄竹钧带一个班在胡集附近放了三次空枪，敌人惊恐之后骂骂咧咧地钻进屋内，赌牌的赌牌，睡

觉的睡觉，支队便乘机过了襄沙公路。

当部队大汗淋漓来到襄河岸边时，大家不由得惊呆了：从前这里到处停泊着的大小船只，现在一只也不见了。

二连捉到转斗湾镇的一个乡丁，才知道国民党为加强封锁，把船只都扣留到沿河各大集镇的河湾里了。第二天，支队让乡丁带路，由副团长郑怀远率手枪队于晌午时分大摇大摆进了转斗湾。先缴了哨兵的枪，在理发店里将乡长兼河防大队长捉住，问明情况后直奔大队部。河防队员们横躺竖卧地正在睡午觉。几排枪响，两颗手榴弹一炸，100 多人的河防大队全部解决了。

对岸是丰乐河镇，除乡公所外还有一个保安中队。入夜，支队 500 人乘着 300 多只船向对岸进发。

丰乐河镇白天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早有了戒备，一见对岸放过船来便乱开枪。支队把 300 只船排成五路，前面的船上架着机枪。对方打枪，根本不理睬，到了河中间，一声令下，机枪齐鸣。敌人一听这么多机枪响，先慌了神，再仔细一望，只见河面上黑压压的都是船，于是大喊一声：“不好了，共军主力部队打过来了！”掉转头就跑。前边人一跑，后边人也都跑散了。

进了丰乐河镇，从乡公所的文件里得知，国民党正规部队已向我主力部队“追剿”过去了，当地留下的多是保安、土顽。

“好！现在是我们大显身手，完成上级交给的战略任务的时候了。”李人林初步摸清敌情后说，“我们打不到国民党的正规军，就先收拾这些土顽、保安队，壮大自己。把敌人打痛了，打怕了，正规军就该来了。”

在李人林的带领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砸了张家集、客店坡、石板河等七八个乡公所；从钟祥县打到京山县，又从京山县打到钟祥县，在京山县击溃了两个保安中队，俘敌 400 多人，缴枪 300 多枝，自己却无一伤亡。

击溃京山两个保安中队后终于见到了滞留于这一带的两支游击队：一支是京山北部的彭友德，一支是钟祥西部的饶玉卿。两支游击队都很小，枪支破旧，衣衫褴褛。问到突围和滞留情况，两人慨叹不已。问到为什么在老区里壮大不了队伍，彭友德说：“苦啊,苦啊。”饶玉卿也说：“一言难尽。”

原来，蒋介石命刘峙等人限期消灭新四军。刘峙不仅对突围部队穷追不舍，并大肆扩充地方武装，实行根株灭绝政策，对红军、新四军眷属、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群众残酷镇压。发觉谁与我军有联系，或收留或指路、送信，一律严惩。有的保安队假扮我方人员问“敌情”，谁要上了圈套便没了活路。因此，许多人家逃亡了，无路可逃的也不敢开门，不敢答话。

李人林部过襄河，敌人说是小股流窜。李人林率部第二次打回钟祥，敌人不敢说是小股流窜了。武汉行营通报说：李人林部此次东窜，意在侦察我军虚实，以接应其主力重返大洪山、桐柏山和鄂中地区。于是急忙将整编六十六师之一九九旅调回江汉，将整编七十二师调到大洪山、桐柏山地区。

李人林笑笑说：“他们判断的不错嘛，既然如此，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干吧。”他把参谋长李冠群和 200 多名干部战士留下来，与彭、饶两部成立一个县委和一个工委，自己率领 3 个连和手枪队、警卫排又打出去了。这回不是打小圈子而是打大圈子，他要扩大范围，扩大影响，以吸引敌人把更多的兵力调动过来。

按照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作战思想，李人林率部在鄂豫地区转战，不断地袭击敌人，并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

李人林打出去之前在潜江、钟祥连续打下 3 个大集镇——多宝湾、耿家集、琚家湾。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神龙见首不见尾。敌人摸不着头脑，急忙调兵遣将，待把部队调来时，李人林早已

走远了。从钟样打到京山，从京山长途北上一下子打到枣阳，打了枣阳又东下打随县，然后又向北跳跃直捣河南之唐河、沁阳、桐柏各县。尾追之敌刚走到半途，李人林已经东奔平汉路插到信阳南边去了，好似狂飚，倏忽来，倏忽去，不久又再度进入湖北应山、安陆……去复来，来复去，搅得敌人不得安生。

面对这样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敌人恼羞成怒，决定调重兵围歼。他们调整编七十五师和六十六师十三旅近五万人到鄂中对付这支 500 人的队伍。七十五师采取棋盘战加车轮战的方式，到处布满了阻击部队，轮番追、堵、围、截，这个打了那个来，追得战士们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只能不停地行军打仗。他们的军衣穿烂了，脚走肿了，病号增多了。当到达枣阳县南阳档村时，战士们实在累得不行，都想在这里休息一夜，美美睡上一觉，可是他们刚吃完饭睡下，国民党的部队已追进了村，部队来不及撤退只有迎战。

连日来，部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李人林心里非常窝火，现在一见敌人已欺上门来，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果断地指挥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瞄准敌人射击。他自己则抢过机枪猛烈扫射。大家同仇敌忾，奋勇冲杀，一举全歼该敌，缴获战马 1 匹、炮 6 门及大量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才知道这是敌十三旅的一个正规营。经此一战，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战士们都说“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从此，他们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越战越勇。

一大圈绕下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县乡保安队外，被调动的部队还有新十三旅、湖北保安一大队、二大队、河南保安一团、二团、信阳独立团等。与此同时，敌人加强了地方武装，南阳成立了第十五绥靖区，襄阳成立了第十四绥靖区，湘鄂川边成立保安总队等等。这些绥靖区一般配备 2 至 4 个正规

旅。第十四绥靖区司令、大特务头子康泽因国防部答应给他的两个师调不去便不肯到任。他说那里到处是共军，不给队伍拿什么绥靖。

李人林率部打了许多漂亮仗，战绩辉煌。吸引过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不得不连续不断地急行军。有时一走就是四五天，昼夜不停。有一回在枣阳西部地区宿营，部队实在困乏极了，倒头便睡得呼呼响。不料半夜发现了敌情，当战士们醒来后，敌人已经从三面围上来了，一下子就把部队冲散了。李人林与警卫排撤到村北，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警卫排长要打回村里收拢队伍。李人林说村里早乱成一锅粥了，你找谁去。怎么办呢 李人林命司号员吹集合号，再吹冲锋号。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在队伍被冲散的险恶情况下吹号，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措把敌人吓退了，而自己的队伍很快又集合起来。警卫排长问俘虏的敌兵：“你们为什么要跑？”敌兵说“：我们实在被你们 这位李司令给打怕了。”

1946 年底，经过半年多的较量，全国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李人林决定渡过长江，把战略圈子拉得更大些。

此时，大洪山、桐柏山到处都有敌人，敌人的围追堵截并没有一点儿松懈。他们且战且走，经过 7 天 7 夜到达京山县向山冲。正当部队停下来准备做饭的时候，驻京山的敌工兵营闻讯而来，与游击队接上了火。

李人林率部且战且退，当退到一处峡谷地带时，见地势险要，决定在这里打个埋伏，教训教训气焰嚣张的敌人。这时有人认为敌人不会轻易上当，建议趁敌人尚未追来赶快撤退。李人林说：在一般情况下敌人是不敢来的。但是，现在人家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我们是块嘴边的肥肉，岂肯轻易放过 果然，战士们刚刚埋伏好，追兵就赶到了，毫不迟疑地一头钻进了“口袋”。结

果糊里糊涂地见了阎王爷，有的懵懵懂懂当了俘虏。战士们背着缴获的日本式短马枪,扛着歪把子机枪和掷弹筒,兴奋地说“:咱们的司令员真行！”

游击队吃掉敌人两个正规营后，趁敌人不敢再轻举妄动的时机，美美休息了一天。然后从泅港渡过襄河，通过杨家场抵达江陵龙湾西罗家滩，准备打下郝穴，从郝穴渡过长江。

根据侦察员送来的情报，郝穴南临长江天堑，北依湖泊，只有两条堤通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镇内工事坚固，强攻恐难奏效。李人林决定智取。

1947 年 1 月 21 日，正是阴历除夕。午后，游击队战士打着国民党六十六师加强团的番号顶风冒雪直扑郝穴镇。当日抵郝穴镇近郊的公议场过夜。当晚，镇内国民党守军正在狂饮豪赌欢度佳节。正月初一早晨，李人林率部威威赫赫开进市区，并前去给警察局长拜年，当局长睡眼惺松地出门应酬时，两支短枪突然对准了他的脑袋，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当了俘虏。接着，又找到保安中队队长，要他集合部队举行团拜，欢迎国军。当保安队两个连都集合起来时，这支国民党军队却翻脸无情，将保安队和国民党镇党部、公安局、乡公所等 170 多人全部缴械。原来，这支国军正是穿着国民党工兵营服装的游击队。至此，郝穴之敌被扫清。

拿下郝穴后，李人林在郝穴船民支持下迅速组织 40 多条船，仍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战士们于当天中午渡江。此时，国民党的巡逻艇正在长江中游弋，查访共产党游击队。但他们压根儿没料到 500 名游击队员会在青天白日下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渡江。李人林就这样率部安全抵达江南，彻底摆脱了 5 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完全行动自由。

在江南，李人林率部纵横驰骋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与敌斗智斗勇，牵制了更多敌人主力。1947 年 3 月，李人林转战到鹤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